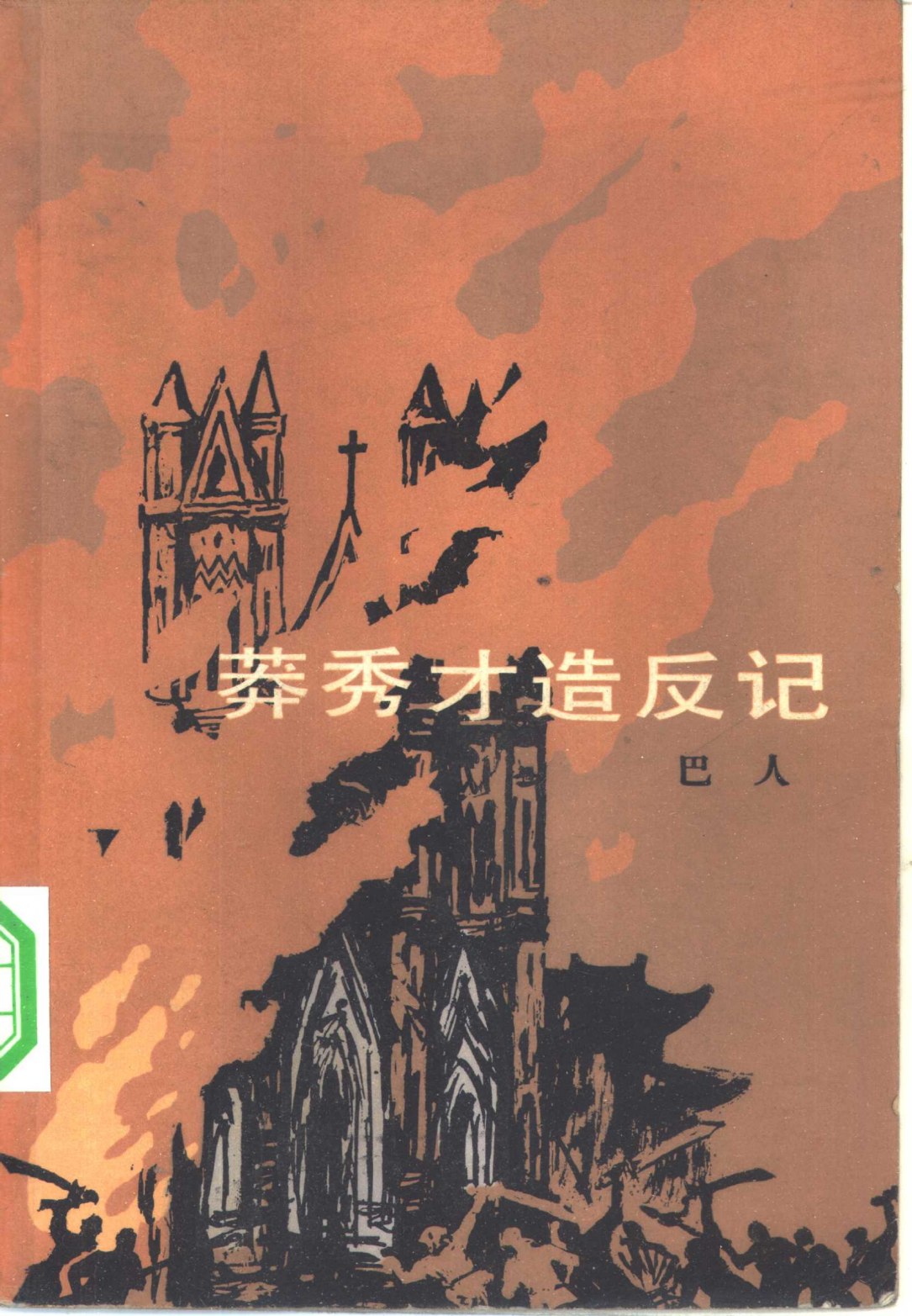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extured, mottled orange and brown. In the center, there is a black and white line drawing of a church with multiple spires and a cross. The church is depicted as if it is on fire, with thick black smoke billowing from its roof and windows.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silhouettes of people, some holding up long poles or flags, suggesting a protest or a riot.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expressive.

莽秀才造反记

巴人



2 039 1670 8

莽秀才造反记

巴 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部长篇小说是著名作家巴人同志的遗作。

十九世纪末叶，中国北方农村的义和拳运动风起云涌，江南水乡人民也相继举起“反教平洋”的革命义旗。这部作品生动地描绘了浙江农村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暴斗争。这不仅是一部近代农民斗争的史话，同时也是一幅半个多世纪前中国江南农村的生活风俗画。

作者的笔力雄健细密，刻画的人物不落因循，民情习俗浓郁，乡土风物艳丽，使作品呈现出独自的特色，显示了作者奔放泼辣的风格。

莽 秀 才 造 反 记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天 津 新 华 印 刷 二 厂 印 刷

字数419,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8 $\frac{3}{4}$ 插页8

1984年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2月天津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15,000

书号 10019·3593 定价 1.95元

五十年前一幅中国江南农村生活风俗画

从土地上生长的，怎么能不回顾到他曾生活过来的土地呢！在土地上，我们的父老，一代又一代，悄无声响地工作着。从出生，结婚，到老死，他们没有一天洗净过手上的泥土。他们一代代，背负着中国历史的灾难，活下来，死去了！——是生命的继续吗？是丧葬的行列。

我，一个飘摇的灵魂，受过他们眼泪的抚养，受过他们血汗的洗礼，我长大了，却没有为他们呼喊过呢。是时候，土地巨大地站起来了！我们父老为子孙而流的血汗也有个应得的报偿了。

然而，我还在这里写下父老们的生活画面——五十年前我们父老是怎样活下来的。

让我们的子孙咬到甘美的苹果时来看一看这一画面吧！

一颗纯洁的灵魂，是需要在这一个愤怒的涨满了火一般血焰的心中沐浴一下的！

我谨以这一册书，献给我们一切爱护我们父老的无名的业绩的友人。

序 曲

第 一 曲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的旗帜，插上中国的土地了。这广袤的、黑色的、蓊蕴郁勃的中国土地，开始震动、抽搐、分裂、呻吟而且咆哮了。

帝国主义的旗帜，首先插上中国沿海各省，威胁着北方异族统治的封建古堡。这封建古堡经历了二千五百年悠久的历史，一向在“官逼民反”、“异族入侵”和“草野英雄马上得天下”那三部交响曲的迭奏中，转换着朝代，继续下来。古堡里圣君贤相，永远不变地歌颂着仁义道德，饮啜着人民血肉，富有天下的珍宝，君临远方的蛮貊，自以为四海神州，至高至大，无可伦比；皇旗飘扬的处所，就是王化归趋的子民；直到这个时候，竟也大惊失色，顿使封建古堡，坼裂发声，摇摇欲坠了。

历史老人，用异常鲜明的颜色，涂抹出一幅近代画图。它和往常的完全不同。蚂蚁似的依附在中国土地上的人民，开始有地震似的崩裂的感觉；蚯蚓似的耕耘在中国土地里的人民，开始有地壳硬化了的惊惶。双重的锁链，在他们身上越缚越紧，绞出血来，挤成肉酱，化为白骨了。历史老人就坐在这白骨堆积的高山上，啜着肉酱，蘸着赤血，涂抹着他的画面！

悲剧的中国演出着中国的悲剧。

于是太平天国的斗争展开了。它指向封建古堡进军！它在一种粗野的自然力量号召下，象疾风怒吼，象波涛澎湃，把潜伏在中国黑色的、蓊蕴郁茂的土地下的伟大力量，吸引出来了！不经几年，它席卷了中国的南方。

封建古堡发出坼裂的声音。古堡里幽灵们猛然感到内忧外患的深重。惊惶失措，发出救援的警号。它遥望高插在上海黄浦滩头帝国主义的旗帜，它环顾盘踞四方各守山头坐吃地利的白毛猴子——这享受了二千五百多年的清福的地主们，它伸出友爱的手去。于是，一个连环结成了。封建贵族、地主豪绅、帝国主义，一串紧密的连环！他们把刀锋炮口永远指向中国的人民——中国大地母亲的儿子。

特出的地主阶级的代表，奴隶总管的子孙曾国藩，穿上翼道者的道袍，沐承异族圣君的鸿恩，开始念出“道统”“法统”的符咒，迷惑了无知的农民。他首先把小土地所有者结集在自己的身边，招抚失业的农民和帮会分子，组织起所谓湘军，进攻太平天国。他用着顶头挂有圣贤经典的魔杖，在中国大地上舞弄着，展开了农民自相残杀的斗争。接着，他又联合地主商人的儿子李鸿章，沟通那正在江淮一带膨胀开来的帝国主义势力，对太平天国作殊死的决斗！

帝国主义的旗帜，插上中国的腹部；之后，又展开了外围包剿的战略；他们首先从西北出没，之后又在西南隐现。他们把上海黄浦滩头的旗帜，插得特别高，直上云霄；它招罗了不少流氓、海盗，做他们的先锋队、突击员。这里面有个出名的人物，叫做汤森·华德。他集合了英美人、中国人、菲律宾人，组织了一支国际盗匪纵队，深入到江浙的内地，开始了打家劫寨的生活；它首先和统治者们的佣兵结合了！他们开始以近代的武器，向中国

人民进行残酷的屠杀。但太平天国的人民军，依然能以无比的英勇，时时击退他们的进攻，缴获他们的枪支。

帝国主义的大班们禁不住惶惑起来了。太平天国的斗争，已使黄浦滩头成为豪门富户避难的圣地；上海繁盛了，大班们肥胖了。但繁盛和肥胖到了一定限度之后，大班们又感到衰败的危机，他们响应了北方封建古堡的呼唤，在汤森·华德的流氓军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支以戈登做统领的常胜军。帝国主义第一次参与了中国的内战！

一切腐败的统治者，到了自己不能统治他的人民的时候，总是引援异族的力量，来镇压自己的人民，中国历史又演出同样的一出悲剧。

然而，太平天国反对的统治者，正是前一朝代的统治者引入的异族；而这回天字第一号的汉奸曾国藩、李鸿章，却为他旧日的统治异族，一再引入新来的众多异族；豺狼战胜不了中国的人民，却又放入狮虎来啃咬中国人民的骨肉了！

中国人民倒下去！太平天国的波涛逐渐平服了。

中国人民暂时静默下来，但豺狼与狮虎的搏噬开始了。帝国主义加紧了外围包剿的战略。中国的所有屏藩完全都撤离了。不断的恫吓，要挟，缔约，赔款，割地，帝国主义的旗帜的阵营，自东北、西北以至西南，围匝拢来。帝国主义的炮舰、传教士、商人，不断向中国东南沿海涌进。他们号召着要把中国变成世界市场，但中国呵，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世界屠场了。

十九世纪的末叶，世界风云转变了方向。帝国主义的炮舰，不仅继续搬来商人、洋货、传教士、圣经，而且也搬来了机械——一切科学的文明，时代的宠儿。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揭开了序幕，机械的雄姿在一切插有帝国主义旗帜的地方出现了。这机

械有无比的神秘力量，它立刻如网似的把它的吸血管深入到中国内地，一切偏僻的乡村，吮吸中国土地里所有的血液。它又象一颗巨磅的炸弹，埋入中国土地之中，计时等待爆发。大地母亲的胸脯干瘪了，她的乳汁被吸尽了。大地母亲的肋骨、脊梁被损折了。炸弹的碎片深深陷入在她脊梁里面。中国人民苦痛呻吟的日子，从此仿佛再也没有完结的时候了。

中国的悲剧，以异乎寻常的音乐、色调、舞步，演奏出来。看吧，大地母亲的孩子，这象蚂蚁似的依附在一向黑色的土地上的，这蚯蚓似的伸缩在而今枯竭了的土地中的，中国的人民——他们在广漠的原野上，在漆黑的丛林里，在大泽深山之间，在风干了的暗黄的河流两岸，在茅屋下，在衰落破败让晚炊无声叹息的乡村中，在沉静的山城的附廓，……在一切为古旧农业经济蛛网所连系的区域，……在一切灰色的、幽暗的、没有生气的角落，……他们呻吟着，苦痛地呻吟着，挣扎地呻吟着，受着一切的逼害，四方八面集来的逼害呻吟着，永无止息地呻吟着，……呻吟是他们生命唯一的价值，呻吟是他们生命唯一的标记！……然而终于，在一定的時候，一种自然力量的粗野的号召，伟大的号召，又起来了，唤醒了他们所有原始的灵魂，野兽似的本能。他们咆哮起来了，愤怒地咆哮起来了，排山倒海似地咆哮起来了。这声音，不比孟买、利物浦、曼彻斯特、纽约、东京、上海，一切世界大城市里的机械的吼声更为低弱！这声音正是这野兽似的机械的吼声的反响。征服了的中国的南方，似乎还须有一个潜伏蜕化时期，而不甘征服的中国的北方，却发出粗野的原始性的雷一般的怒吼了！

义和团的斗争，又演出了一出中国最凄惨的悲剧。但这也是中国人民古典悲剧的最后一出了！

在这样的年头里，据说中国江南一带是平静的。地主官僚们已经把两撇下垂的胡髭捻成上翘，变做仁丹胡髭了。这算是洋务的巧妙；时代的英雄的姿态。他们不再羡慕封建古堡上的青苔，他们更爱墨西哥出产的鹰洋的银白色。他们相互勾结，划地为界，对帝国主义宣布了保境安民严守中立的政策。正统的历史家绝口称道这些买办官僚措置的英明，为的他们能承奉洋鬼子的命令镇压江南的叛民。

然而江南也并不安静，到处散布着叛乱的象征：黄浦江出现了久已不见的鳄鱼，人们宣言这是黄浦滩将要坍掉的朕兆，洋鬼子的天堂将要变作了葬身的地狱。中国人民将是翻身的时候了。长江流域的各处城市和乡村，贴着奇特的画片。在那上面，画着洋鬼子拐走中国孩子，割肉成块，供祭洋神。人民的愤怒的火箭，正如流星四散的迸发，但都集中在一个目标上：焚毁教堂、杀戮教士的叛乱，同样此起彼落地散布在中国的南方。亲爱的读者，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第 二 曲

在中国东南，有个临海省份，其间山陵起伏，土地肥沃。有两条巨大的山脉，分布在中部和西南边境，这就是天台山脉和括苍山脉。一条浙水在这省份的东面出口，省会就建立在那里，人就叫它浙江省。在这省份东部，有个小小的县份，地形有如螃蟹的大螯，它好象是天台山一条支脉，崩倒在大海边口，形成半片平原地带。但在它西北边境，群山耸立，连绵起伏，这又是天台山向东蜿蜒的一个支脉，有人叫它四明山脉。它就成为这小县份和新昌、奉化两县的自然边界。这小县份的东面，和象山县相

邻接，中间隔一条葫芦形的象山港。东南面，就象螃蟹似的伸出大鳌，钳住海面，结成一个湾口。其间岛屿棋布，形势险要，人们叫它三门湾。这县份就是宁海。

鸦片战争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占领了定海、舟山，向镇海关进攻，镇海、宁波相继沦陷。又复分兵北上，进占大沽口、天津，威胁北京。天津条约的结果，宁波的门户给打开了。它成了五口通商的商埠之一。这小小的县份，就成了这近代都市的内陆。虽然有识之士，还常常提起它形势险要的三门湾，建议开辟军港，用作国防要塞，或者开辟商港，建设渔场，用以富裕民生。但惰性的中国，不被别人掠夺鞭打，就只有永远让自然力支配着一切。直到今日，三门湾依然保持它古昔的风貌，海浪扑打着残缺的岸口，风帆迎送着怒吼的浪潮，原始的山岩，蕴结着愚昧的迷雾。这小小的县份，就如潜伏的鳄鱼，不曾翻过身来。

是山陆与海洋接合之所这特殊的自然条件，培养出这小小县份人民一种特殊的性格。他们在狂波巨浪中，学得了狂放与勇猛；他们在丛林与峻岩中，学得了坚韧与挺拔。千百年来，似乎没有变更过他们的生活方式。鱼汛到来时，他们把元宝船放出海去。他们和巨狮一般的海浪搏斗。船从壁立的浪峰之间穿过，海水打湿了衣服，永远没有干燥时候，他们用酒来抵抗湿气。酒做了他们的“水棉袄”。他们把烧饭的锅子的两耳，用绳在船篷上系住，火在它下面窜抖，船在波浪起伏中震荡。浪泼起来时，他们碗里的白饭，又变作上好的“咸水泡饭”。生活是那样不平常。没有意外的打击，没有生与死的分明的搏斗，就显不出生活的伟大意义。这不是一种用脑子照耀人类智慧，而是用神经统治人类行动的生活。但也有平复时候。鱼汛过去了，他们回到岸上的家，那里有土地，要待他们用劳动去养肥来，他们拿起锄头犁耙，

开始和土地战斗。这是一种刻板的平稳的工作；象一个古典主义的作家，有条不紊地使用他们的词句，他们从不曾想到改变他们工作的方法。工作之余，有时也坐在破屋门外，看看静夜的海面，听听沧沧浪浪的风声。海面上有孤岛似的风帆飘过，在茫茫夜色下，发出清凉的歌声。月影波光，海笑浪吟，显出无限诗境。那里也许有探求天台胜景的诗人骚客，从远道张帆而来呢！他们的心境，在这样的時候，就和土地一样平实了。这是一种两栖动物似的两栖生活，自然力量是他们唯一的主宰。

如果你是这小县的一个旅客，那么，你还须向西北高地深入。在那里，又有不同的生活画面。一路是羊肠小道，出没在山峦田垌之间。你可以看到山脉连绵，如围城环结，平原四合，小村虎伏。你还可以看到孤峰耸立，苍鹰回翔。更多的是苍郁的古林，发出木叶霉烂的气息。屏立的嵒岩，屏障着天风，发出号角似的声音。那里有狼嗥虎啸，有鹰鸣猿啼，有流泉琤琮，有林语人嚎，有鸡啼狗吠……一切都凑成一组原始的自然音乐。你如果落脚在一所虎伏的村庄，那你将看到仿佛陈列在历史博物馆中的古代人物；如果你是一个近代的都市作家，你可以看到他们棕色的，被山风吹干、被太阳晒焦的风沙的脸子。那脸子不比嵒岩更来的平滑，一条条树根似的皱纹，写下他们生活的历史。高突的颧骨，隆准的鼻子，一副永远挂着苦笑的薄嘴唇皮。但一对深陷尖利的眼睛，往往会吐出火焰似的黑光，象要吞吃你这异地的旅客。他们大都有一副坚硬而不肥胖的身材；大的骨骼，在他们紫铜色的皮肤下，画出坚硬而倔强的线条；两臂和两腿上，绽出了青筋；这青筋象老树的根盘曲着，有些显得软和，有些显得硬化了。你可从这青筋上，猜出他的年龄，和他跟土地搏斗的生命史绩。

在这种山岭地带的村落里，大都居住着同一氏族，偶然象彗星出现的杂着一二家异姓。他们常把自己姓氏来命名他们的村落，中胡、里岙张、大蔡，以及什么王家岙、周家村。自然还有若干墮民、庙祝、轿夫、剃头匠。这些职业卑下的人，那是照例被看作没有和一族人具有同等权利的奴隶。虽然不是谁的私有财产，却是一族人的公共差役。那些人得无代价的住在他们的祠庙里面，有在新正节日向“在家”索取红包糕饼权利，有秋收时用少数米糖去田头换取一定分量的新谷的权利，但也有婚丧喜事时，管打鼓鸣锣，演奏小唱大唱的义务。这是一种特殊人物，仿佛专为小村落点缀它贵族的风貌的。

这“贵族风貌”的古典的村落，大都有一个全村共奉的祖庙，有分房设立的祠堂。那里有特设的神堂，列阶成排的安放木雕的神主。还安放些豪富之家未雨绸缪的黑漆寿材。祖庙与宗祠，都保存有一定的产业田地，由子孙轮流种植生花，作为祭祀上坟之用。但怕也因此成了穷困的子孙几年一次的可靠的收入。庙产照例比祠产更多。一个村落里，很少有赛过庙产的富户。这是供给庙会祭神演戏之用的。这种年节的祭神演戏，自然由各祠房下轮值。

在这种象征一村最高权威的祖庙系统下，有一个名份上的君王，那就是族长。族长不论贫富，大都是辈行最高的老人。因之，也大都是家门最为衰落的穷人。他只是最高权威的象征，而实权则操在由族长派委，照例是一族中殷实富户和书礼之家的绅士，当作总管，经理庙产，租佃收花支付等事。如果这一村落和另一村落发生纠葛，土地被霸占，山样^①被盗窃，祖坟被毁坏，这

① 山上生长的竹、树等山货。

等等一切，照例鸣锣聚众，大开庙山门，群集会议。他们对付这村落间的纠纷，往往用械斗和诉讼来求解决。但诉讼吃亏时候，械斗还是继续。那时菜刀、稻叉、长枪、短戟、木炮、鸟枪，便各占一个山头，相互战争起来了。胜负是理屈理壮的最后决定。

在这样的村落里，略识之乎的书礼之家，往往操纵着整个村落人们的命运。一切公正与道理，都属于他的，秀才童生的头衔，是村人的正义的标记。他们大都在一村里，有穿半截长衫的清客，做自己的帮佣。他们隐然有一个村落法庭，名叫“做中央人”，调解私人争执，个别纠纷，惩办偷盗奸通等事；而又常常摇动笔尖，增减庙众产业帐目，动用公款，移转产业所有权，终于变成村落中的首富了。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中，充满了家族主义的温情，这温情成为泯灭是非，安定社会秩序，平和私人仇恨的动力了。

但在破败的渔村和落后的山村之间，自然还有作为商品集散的市场。那些市镇就是一乡的圣地，所有邻近的村落，仿佛是它的卫星。那里的居民，姓氏就比较复杂了。他们编排着日子，这市镇是三六九，那市镇是一四七，轮番举行市集。市集是这些市镇的生命，活动的神经中枢。所有邻村的菜贩、鱼贩、鸡贩、猪贩都挑担提筐，沿路叫着杭唷之声，奔集而来了。而在若干特别市镇上，还有春耕以前，开辟了牛市场，让若干农家赶着牛来到这里交换。土地权的转移，农家的兴衰，在这交易中可以做出个总结算来。

总之，不论渔村、山村、市镇，居民的生活，全不需强制的改革，一任自然的规律调节着。这小小的县份，就是这样的村乡的集结。仿佛几千年来没有改变过他们生活的色调。而这小县的县城，就象是一个看管一群放野的牛犊的老人，永远在瞌睡中打发他的日子，从来没有一份活跃的精神。或者说，更象一个打更

的老人，照例按时敲打他的更鼓似的，征收一份在老远的天边坐在龙庭里的皇帝应得的赋税，此外更没有什么事可做了。这怕就是咱们古圣先贤那小国寡民与大一统两种理想糅合的结晶。真是个懿欤盛哉的升平之世啊！这宁海县的风貌，就是这样的古板，这样的沉滞，这样的粗野，这样的放浪，总之，是这样的合乎自然的规律呀！

第 三 曲

然而，自长毛造反以后（这小县份里人民，从来不知道叫太平天国革命的，他们只知道，在他们祖先一辈时，有过长毛造反），这县份的古朴风貌，便逐渐不同了。城市以巨大的力量，呼唤着原野山林与渔场。这古墓似的农村社会，无疑成了它呼唤的障碍。东方的城市，本来是没有灵魂的建筑。它虽有楼台池榭的胜景，城墙宫庙的庄严，但它没有控制乡村、联结乡村的机关。除掉政治隶属以外，它仅为贵族豪家的奢华生活，云集了山海奇珍，制造着锦绣绫罗。石刻名家，丹青圣手，一切工匠技师，都为供应贵族豪华的享受，而奔赴到城市来的。工艺的精致与创造，不关乎乡村人民的生活。而乡村人民的粗布瓦钵，蔬菜淡饭，大致都凭自然的生长与劳力而获致的。城市与乡村以一种非人力的自然法则连结着。正如潺湲的溪流，被阻于灌溉的堤坝，只把它的剩余流入于百川交汇的大河中。但十九世纪的风暴，显然将这种情景渐渐打破了。城市以奇特的新奇的姿态，创造出不可思议的神力，它把它感觉的触须，直伸入乡村里来。首先，那小小的县份的沿海区域，发生了奇异的变动。下海的渔民生活，已和大都市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他们首先和宁波大渔行的

老板，结成一种契约关系；他们从渔行挪借了整月出海的粮食和修补鱼网整理元宝船的资金，而以他们未可预知的获得物，做这借贷的抵偿。在这一笔借得的本钱中，不但要偿付一定的利息，而且以极高的价格，借进粮食等等日用品，又以极低的鱼价，计算偿还。鱼汛时节，也正是鱼类充斥市场的时候，渔民就无法提高自己打捞物的价格。山岭区域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城市的兴筑需要更多的木材，深山大泽之中，那耸天的古木，一株株被砍倒了。尽有不少机敏人物，有来自城市的，有出于乡村的，他们联络起来，在这宁波的大商港，开设木行板行。过去那郁郁苍苍的山头，渐渐成为童山濯濯了。那一向住在这小县份里的人民——那象水獭似的出没在海里的，那象蚯蚓似的潜行在泥土里的人民，便越来越觉得生活路子的偏仄了。中日战争以后，他们还眼看到外国人渔船，常常趁着季节，来到他们捕鱼的海面，有时又有外国的轻巡洋舰，出没在那些港湾和领海，这一切都象要兜剿他们似的，叫他们不知驶往哪里去才好。他们也看到老时候左拥右抱的山岭，常常蕴积着弥漫的朝雾，湿润苍绿的森林和原野，肥沃的土地，猪油似的，踩在脚上觉得滑黏黏的，而现在山也快秃了，土地消瘦了。一年一度的季节风吹来的时候，山岭积留不下水来，将一切黄沙碎石滚落到原野上来，给沙碛淤塞起来了。他们还眼看到乡村中空闲的人手，逐渐多起来。那些人，大都是青年小伙子，爱在溪滩边躺着唱歌，爱在黑夜里窝在一起吹箫、吹笛、敲锣、打鼓的，还爱向别人家屋子的窗口跳进去，揭起闺女们的被窝；他们知道这是“一种变化”。但这一种变化，还是不能长久的，于是漂泊的队伍，逐渐产生了。有的漂泊到宁波去，上海去，有的漂泊到下三府去。尤其是上“下三府去”这口号，在那时有很大的诱惑力。据说那杭嘉湖的下三府，是和

宁绍台金衢严处温上八府大大不同的。在那里，天杀的长毛，已经把人民屠杀光了。无主的荒田，多得不可胜数，人们在那里要得到好土地，只要用手去指定一下就可以了。据说，有很多的上八府财主，他们带了一批乡间穷苦的族人，带了一些种田的本钱，到那里去圈定田面，向县府里注了一下册，就开设起田庄来了。据说还有一些文明人士，在什么一个叫做余杭的地方，指定了一大批山岭和土地，集起资本，在开辟什么农林垦殖公司呢。但其间一些已经闲散惯了，不爱劳动的人们，却认为是他们最好的去处。上海——黄浦滩自然是更好的了。那些地方，真是一个天堂啊！有福的人是进得那里去的，各种各样的新奇事物是看不胜看的。只要有钱哪，吃的穿的住的，还有女人，都可以由你任意挑选的。甚至有的人还传说，上海是黄金铺地的，宁波是白银铺地的，你有本领，随处都可拾得到，你没有本领，便一个子都不会到你手。财神爷就爱试你的本领呢。于是他们相商起“淘金”的方法来。大家都认定：乡下人进城，便得对城门磕上几个响头，向城隍庙烧上几炷香，那就会得到老天爷的照顾，即使拾不到黄金，也能在那里过一下安定而舒适的生活了。

就是这样，从临海的渔村农村，到偏僻的乡野，常常有人抱着满肚子的希望，找机会溜出去……溜出去不久，又有人溜回来了，他们开始知道外面世界的实际情形并不尽如人们所传说、所想象的。在荒凉的十里无人烟的下三府，的确是容易找到土地的，他们这么说。但就是那样地方，也不是他们住的，财主们开辟了农庄，有土地，有人手，也有本钱，很容易把一块土地弄得花团锦簇的，赚好钱呢。而他们呢？弄到一块土地之后，可又怎么办？开初带去的一点小本钱，在荒凉的原野上，搭上一所茅屋，买上几件锄头和刀斧，就完了，吃的就得打算门路。他们也可以